

杨少斌

“套索”下的蓝色搏击

编辑_杜子越 文字_北皓 摄影_徐磊 场地提供_杨少斌工作室



作为中国当代赫赫有名的艺术家，杨少斌一直以超群的技巧和正义的立场来维护艺术的责任。是什么让他不断裂变自己的艺术生命？是什么推动他不畏艰辛一路向前？图形与政治、主观与线索在杨少斌的创作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带着老的、新的、兴奋的、怀疑的问号来到了宋庄，见到了杨少斌。炎热的天气并没有让杨老师摘掉标志性的礼帽，反而引发了我们更多的好奇，“光头嘛，所以戴着帽子。”一丝羞涩掠过杨少斌沉静的脸。

图形、颜色与审美

杨少斌的绘画无论是在颜色还是人物构造上都向观者打出一记直拳，火辣与灼烧不仅是身体的感官体验，也是记忆与经验。杨少斌的最新创作“我是我工具——华尔街”系列使我们置身于社会与历史的一种叠加。“新系列的创作初期让我十分纠结。我总想要找到一个点切入，并能搭建起一个线索和结构。”杨少斌这样描述对新作品的感受。蓝色作为杨少斌创作的线索时而消隐时而明烈。通过蓝色的变化，杨少斌所传达的不仅仅是浓厚的情感，更是社会问题反射的目光。《华尔街》系列的主色调虽然依旧是蓝，但与《蓝屋》不同的是，它没有了厚重得喘不过气的压迫感，多层渲染使这一系列变得更轻，更透。

杨少斌在讲述《华尔街》系列的时候，瞳孔会瞬间放大一下。从生理学角度来说，这是人情绪剧烈波动从而导致交感神经兴奋的结果。不知道杨少斌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想要把他针刺般的敏感传染给听他讲话的人，抑或他觉得这是一个兴奋点，但无论怎样，他成功了。《华尔街》系列中变薄的蓝使得我们可以触及甚至是穿透颜色与画面中的主题人物“卓别林”形象碰面。上世纪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经典形象又一次站在了华尔街嘲笑着危机的制造者，批判着消费社会带来的不安。而我们，同为这场危机的受害者是否也从卓别林狡猾的眼神中找到刺痛自己的生存感？现在的我们没有经历过苦难、动荡与英雄的年代，安逸与虚伪最终

促生了对进化的渴求以及对疼痛感知的渴望。杨少斌说他喜欢画人物的眼睛，在《华尔街》系列中他画了卓别林的眼睛；在《蓝屋》系列中，他画了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各国政要的眼睛，以及气候灾难受害者的眼睛；在《矿工》系列中，他画了苦难的眼睛；杨少斌将画面中人物的身体，社会事件以“雾化”的手法淡化事件直观的思考，反而着力于眼神对于逻辑层次的探讨。这些眼睛传达的眼神亦是杨少斌从个体出发，到不断地自我否定，反思，重组的社会体察。这些不借助于丰富色彩去表现的痛苦题材，向观者传达了一种无声但却强烈的嘶喊，使观者联想到残酷血腥的战争，革命以及个体在当代社会中因压抑而异化的心灵。

“套索”留白下的蓝

杨少斌的画室里立着几张尚未完成的作品，它们也是《华尔街》系列的持续创作。我们在这些画面中找到了最为醒目的两个线索：套索与留白。在图片软件中，套索是一个小方块和线条组成的连续闭环，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勾勒使用者画面中的形象的某一区块，或者随便的某一块，剪切套索即得到了留白。当问及套索设计的初衷时，寡言少

语的杨少斌瞬间打开了话匣子：“画面的套索区域以及被套索切割后的留白区域，在我眼中是一种不完美的残缺。套索让画面有了更加饱满的质感，我在创作中反复实验着这样的假设并乐在其中。”这一刻，杨少斌还原成了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对物，对人，对事有着身体需求以及情感欲望的人，而这个人希望主宰自己的命运，通过努力或者割舍，不断向前追求艺术的极致。

让我们大胆地做一个假设，将杨少斌设计成为电影《搏击俱乐部》中的泰勒——以暴力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那么，套索与留白就是杨少斌带领我们走进与平凡对抗的搏击。不仅如此，杨少斌构筑的艺术世界也处处或隐藏或昭显着这样的线索，他选择了暴力作为手段，意图带领精神与困境的阉割者重新夺回人的自然属性。他希望观众可以走入他的世界，从各个维度多层次地寻找回归本质的力量。

艺术家的社会责任

作为社会问题的观察者，杨少斌身上弥散着一种沉静的气质，这使得他的创作相比其他艺术家更具使命和社会责任感。巡展在丹麦方舟现代美术馆的《蓝屋》就为观众营

TIPS

1991年，杨少斌放弃了国企的工作来到北京圆明园画家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道路。1996年，杨少斌放弃了玩世现实主义风格，迎来创作生涯的重要阶段——红色暴力和国际政治主题。2000年，杨少斌开始将目光投入更为广阔的现实状态，相继创作出《矿工》《蓝屋》等深入发掘社会问题与疼痛感知的创作。如今，欧洲国家级博物馆丹麦方舟现代美术馆以《蓝屋》作为夏季首展，蜚声国际的策展人长谷川佑子在沙迦双年展为杨少斌安排了独立大厅，展出杨的最新创作《华尔街》系列



新BMW 7系。驾驭世界不断向前。





杨少斌制作一个这样的房间：《蓝屋》。一片蓝色的海洋，一颗危机中的星球，一幅人的面孔组成的风景。作品生动地说明了全球气候变化的方方面面。参加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决策者与环境变化的无辜受害者的肖像对立放置。另外两面墙上无限的景观：一个黑洞和一个风暴眼。在这个空间里，人物肖像和风景相互渗透。每一

张脸都是一个巨大独特景观的一部分；每一个景观都是我们世界的一张脸，我们星球的一张肖像。观看者置身这片蓝色的海洋时，杨少斌的《蓝屋》让我们想起一个现实：无限的，紧迫的，不可避免的。这个屋子装满了人类在自然界所面临的困境。进入之前，请按你身上的蓝色开关。

造了这样一个空间。它既是一个展览，也是人类面对自然生活的本身。《蓝屋》首展曾于2010年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登场。这一系列的创意始于杨少斌在旅途上读到关于丹麦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新闻，一个全部关于于蓝，关于于人的属性命题孕育而生。一张张半消融的肖像透过画布凝视着观者，这些面孔包括了世界上的知名政要，而在与之对立的一侧则画满了饱受环境污染与灾害的苦难人群的面庞。杨少斌通过《蓝屋》创造了一个强者、弱势者及旁观者同一时刻际遇的空间。一张张肖像中的眼神传达着责问、宽恕与控诉，在这样交织凝视的目光下我们很难再以旁观者自清。

不仅仅是《蓝屋》，杨少斌的创作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从这些或扭曲、或狰狞、或冷漠的肖像眼神中感受到这些面孔背后所负载的痛苦与责任。艺术家以往的创作或来自于自身的生活经历，比如《纵深八百米》《X-后视盲区》等。这些作品的创作主体都是被社会轻视的人群。可以说，《蓝屋》以及其之前的作品是杨少斌从社会新闻角度出发创作的尝试，宏大的题材与敏感的政治话题挑战了社会规律和人们心中

的道义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杨少斌作品本身所代表的社会价值超越了艺术语言所表现的观感，是社会不断向前进步的助推器。“如果不画画，您可能会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社会新闻记者。”当被这样描述时杨少斌开怀地笑了，“你还真说到了点上了。”夏日炎热的风伴着工作室外的知了声吹进了房间，杨少斌点上一根烟，接着说道：“动笔前的构想是最重要、最复杂的，好的创作应该是包含多层含义。如果一幅作品被人一眼就看透了，那就没意思了。在创作时，我曾反复修改，常出现构想出来的做图和画在画布上不一样的现象，所以只好丢掉。就好比这个《华尔街》系列的主调蓝色，我曾反复试验。这种蓝刷少了偏灰，刷多了太厚，我经过无数次尝试才调试出理想中的蓝色。”

简单做人 复杂作画

杨少斌认为自己是一个内敛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一切要简单点。这一点从他的工作室装潢就能看出来：四白落地的石灰墙和水泥地，不多的简单家具使整个画室看起来朴素简单。不仅如此，杨少斌的创作习惯也

很“简单”：作为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艺术家之一，杨少斌坚持独立创作。他不习惯也不愿意指挥别人在自己的画上协助。我们在画室中看到杨少斌拿起笔刷的兴奋，而这个兴奋不仅仅属于杨少斌，他也是社会历史中众多艺术家独处一室与画中人或物灵魂对话的快感和哲思。我问杨少斌是否喜欢暴力和恐怖电影，答案是否定的。杨少斌认为暴力有很多种，不一定直接给人看的就是暴力。他喜欢的是一种力量对撞，无论是人物关系、事件逻辑还是形式美感上的对撞。这种对撞在我的理解中是更“硬线条”，更直接，而它只属于杨少斌一个人。

对于一个热爱美术并不断向前努力的艺术家而言，蓝色、对撞以及硬核这些是杨少斌创作中的原色，它们赋予了杨少斌极大的乐趣。他在现代与古代，熟悉与陌生的人物肖像之间穿梭，研究如何使肖像凝聚成一抹挥之不去的色彩。

而在这个过程中，杨少斌不自觉地将自己与画布融为一体，将世间百态精炼成一种颜色，从而完成了艺术家的发问与解答。站在这些表现社会问题的“蓝色画面”前，我们不禁反思：现实被染成了什么色彩？



杨少斌将自己藏身在蓝色的背后，透过一双双肖像的眼睛来围观这个世界。他将自己推向社会话题的浪尖，通过最直接的绘画方式和最简单的叙事手法唤醒人性，推动社会不断向前进步。



新BMW 7系。驾驭世界不断向前。

